

# 纪念戴乃迭先生百年诞辰



青年时期的杨宪益、戴乃迭

戴乃迭先生享有“英伦玫瑰、绽放中华”之美誉。她的百年诞辰纪念会近期在鲁讯书店召开,纪念活动别有深意。

杨宪益、戴乃迭夫妇在翻译中国文学上所作的贡献难以用言语确切表述。杨宪益先生的英文自传《白虎星照命》的前言是英国著名汉学家闵福德(John Minford)先生写的,开头有这么一段话:“对许多人而言,根本无须对杨宪益作什么介绍。对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研究中国文学领域里挣扎前行的西方人而言,他和戴乃迭早已是活的传奇。没有他俩,没有他俩数量巨大的翻译作品,不知道我们这些人怎么能挺得过来。”

鲁迅先生也十分重视文学翻译。茅盾先生在谈到外国文学的翻译时,对鲁迅先生在文学翻译上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:“从严格的思想与艺术的评价出发,对近代外国文学作了严肃与认真的介绍的,则开始于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和导师——鲁迅。”鲁迅先生于1936年为其短篇小说集《呐喊》捷克译本所作的序言中,写下了一段广为引用的话:“自然,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,相关心。然而最平正的道路,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。”民心相通是构建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必要条件。所以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构建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,鲁迅先生的这一段话富有启发性。

杨宪益、戴乃迭夫妇这对珠联璧合的“混合双打”,曾翻译过《鲁迅选集》《红楼梦》《儒林外史》等百余种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,译文准确、生动、典雅,成为“所有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眼中的经典”。而杨宪益先生坦言乃迭的贡献比他大。在翻译时,他更注重文字背后的文化习俗、思想内涵,“因为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都有差别”。翻译上的这种“力透纸背”意识,也就是重视文化的传播,对于当前我国文化“走出去”具有借鉴意义。他俩享有“翻译了整个中国”之称誉,也就实至名归。

他俩翻译的鲁迅作品,迄今被公认为是最好的版本。鲁迅先生地下有知,一定会心存感激的。鲁迅先生1936年10月逝世,戴乃迭先生写下了一幅巨幅挽联,与斯诺一同署名,敬献在先生灵前:

鲁迅先生不死  
译著尚未成书,惊闻陨星,中国何人领呐喊  
先生已经作古,痛忆旧友,文坛从此感彷徨  
姚荪 敬挽(戴克原名志伊,字萃农)

“译著尚未成书”,指的是斯诺和戴克编译的中国现代小说集《活的中国》一书。此书收有《药》《孔乙己》《祝福》等鲁迅先生7篇小说,均为戴克初译。戴克因翻译中的问题向鲁迅先生求救,鲁迅先生热情地予以回答,并因此成为好友。

我于1965年从上海外语学院毕业后即在《北京周报》工作,与杨宪益、戴乃迭夫妇同在百万庄外文局大楼办公,而且同在一层。那时我已知晓他俩在文学翻译上的杰出贡献,且是值得尊重的前辈与值得关注的文字的组合体。后来同中国作协工作,便有了工作上的接触,同时愈发感到,“悦读”他们的人生故事,又何尝不是回归精神故乡的有效路径。戴乃迭生前说过:“不同于许多的外国友人,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革命,也不是为了学习中国的经验,而是出于我对杨宪益的爱,我儿时在北京的美好记忆,以及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仰慕之情。”她由衷地“觉得我有两个祖国”。他俩在外文局大楼后面的宿舍,以及杨先生晚年那古朴、典雅的小金胡同小院,我都有幸登门造访。他们用一杯威士忌的待客之道就在记忆。戴克先生所译《推销员之死》中有这样一句译文:“横笛吹来幽雅曲子,诉说着芳草,佳树和天涯。”

杨宪益、戴乃迭夫妇,及他俩的译作,就是这幽雅曲子。

## 书讯

近期,上海译文出版社发布了2020年度的新动态。新的一年,村上春树、翁贝托·埃科、博尔赫斯、菲利普·罗斯、纳博科夫、村上龙、阿兰·德波顿等一线作家作品版权将得以进一步开发,伊恩·麦克尤恩、阿特伍德等作家的畅销新作也将被引进出版。品牌书系“译文纪实”不断丰富,译文社科板块还将增设“译文科学”“历史学堂”两个书系,其中“译文科学”将推出德斯蒙德·莫里斯畅销全球2000余万册的经典之作《裸猿三部曲》。于2019年启动出版的“世界学术经典系列”105个品种将在2020年内全部出齐。包括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在内的多部“红色经典”也将推出英文版的导读注释本,以献礼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。

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将继续全面推进电子书、有声书的出版业务。2020年1月15日,E.B.怀特的经典三部曲《夏洛的网》《精灵鼠小弟》《吹小号的天鹅》将上线电子书和有声书,这是继村上春树作品大规模开放数字版权之后,译文社数字出版的又一重磅作品系列。该系列作品的电子书将于Kindle、掌阅、QQ阅读、豆瓣、得到、网易蜗牛读书、多看、网易云阅读、知乎、当当云阅读上线,有声书将于懒人听书、掌阅上线。发布会上,译文社还宣布将于2020年春节后正式上线上海译文出版社天猫旗舰店。《英汉大词典》知识付费板块的线上课程也在发布会上亮相。

## 深入发掘名家资源

名家译始终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特色。作为致敬译界大师的重大出版项目,中国近现代著名作家、翻译家李健吾先生的翻译作品集《李健吾译文集》(十四卷)已于近日推出,囊括李健吾对福楼拜《包法利夫人》《圣安东尼的诱惑》《情感教育》等作品的经典译本,司汤达、莫里哀、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高尔基等人作品译本以及关于西方古典文艺理论的译作。

今年译文社还将推出刘象愚翻译的乔伊斯巨著《尤利西斯》。这是继萧乾、文洁若和金

# 《特利斯当与伊瑟》:摇曳的爱之礼赞

□施康强

翻译家、散文家施康强先生于2019年10月27日不幸逝世。施先生曾为罗新璋译著《特利斯当与伊瑟》作跋,本报特刊此文,以表缅怀之情。

“诸位大臣,孤家叨天之福,复承诸卿之力,得以收复国土,昭雪世仇,对先父业已尽到人之责。但把孤儿孽子抚成人,是路豪德与康沃尔的马克王:这两位长者,实我重生父母。受恩不忘,敢不竭诚图报!……”

如果不是“康沃尔的马克王”提醒这里讲的是个外国故事,读者会以为自己在读一篇明清拟话本小说。正是这一文体上的刻意模仿和追求,形成罗新璋译《特利斯当与伊瑟》的最大特色。特利斯当与伊瑟的故事起源于古代凯尔特族的传说,在中世纪被吟唱诗人写成文字时染上骑士文学的色彩,今天通行的是法国学者贝迪耶的近代法语改写本(1900)。说是近代法语,遣字造句多见古意,不同于近代作家写小说。翻译这本书,相应要求译者使用一种与现代汉语有别的白话,让读者产生一种时间上的距离感。译者这一努力是成功的。

如译者序《译本序》中所说,朱光潜先生早年译过此书。译家大概都有这种经验:如系重译,动笔前最好不要先读旧译本,更忌把旧译本放在案头,随时参照,否则旧译将似怨魂附体,处处纠缠不清。倒是全书或一章译毕,可与旧译对照,互参得失,既免剽窃之消,复得他山之助。译者对朱译着实做了一番消化功夫,推陈出新,同时决不抹杀其精彩之笔。如第十七章《狄那斯》,好友卡埃敦陪同特利斯当去偷窥国王出猎的伊瑟王后。他们先是看到国王的随从,然后是王后的仪仗。此段文字摇曳多姿,极尽铺张之能事。试以金圣叹评《水浒》之法评之:

浣妇,侍婢,勋贵的妻女走过之后,来了一匹骏马,上骑一位丽人。卡埃敦乍见之下,惊为天,乃叹道:“啊,真王后也!”特利斯当告诉他,来者不是王后,乃她的贴身婢女嘉雅。是为春云一展。“接着,又过来一位骑银马女郎,皮肤比阳春白雪还白,樱唇比三月玫瑰还红,眼睛亮得如同清泉里闪烁的星星。”卡埃敦以为这回该是王后本人了,特利斯当又告诉他,此乃她忠心的伴娘白兰仙。是为春云再展。然后,“此刻路上猛然间现出一片奇彩,仿佛枝叶间突然迸出万道霞光:金发伊瑟终于驾临!”是为春云三展。“此刻路上猛然间现出一片奇彩”,乃沿用朱译“那条路上猛然间现出一片奇彩”,特为表出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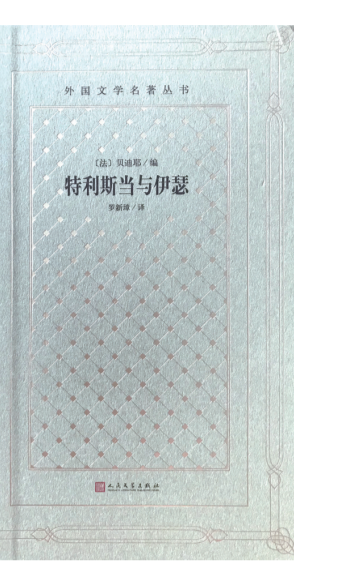
译者潜心翻译理论与实践多年,平素服膺傅雷与钱锺书先生。傅雷善用“一字二译”法,如《贡德》中:“玛丁下了断语,说人天生只有两条路:不是在忧虑骚动中讨生活,便是在烦闷无聊中挨日子。”“讨生活”与“挨日子”,原文中是一个词,直译应作“人生……不是在忧虑骚动中,便是在烦闷无聊中过日子”,而汉语的行文习惯,此处宜用两个同义词。译者偷得此

法,时见应用。如该书第六章《大松树》,马克王听信谗言,欲监视其妻,但白兰仙早有觉察,提醒特利斯当与伊瑟注意。“故马克王试其妻,伊瑟亦未坠其彀中。”此亦一字二译,盖从原文直译,应作“国王徒然设计考验伊瑟”。译者乃剖一句为两句,前句用“妻”字指伊瑟,以免重复。又,钱锺书《谈艺录》引邓南遮言,一字在三页后重出,便刺耳目。译者亦注意此道,尽量避免在相邻两页中有重出的动词和形容词,读者自可验证。

遇到人名,译者喜欢音义兼译。《列那狐的故事》中,他译狐狸太太的芳名为“艾莫丽”(Hermeline),两只乌鸦分别为“黑尔槽”(Ermande)和“吉失灵”(Tiercelin),母鸡名为“牝特”(Pinte),绵羊名为“裴羚”(Bélin le mouton)等。该书译爱尔兰巨人名“莫豪敌”(le Morholt),忠心的伴娘名为“白兰仙”(Brangien),宫娥名为“嘉雅”(Camille)、“薄履娥”(Brunehaut),矮子名为“伏俊生”(le nain Procin),特利斯当的爱犬名为“尤驰腾”(Huscent),等等,亦小慧可嘉。可能是为了与朱译有别,男主人公的名字译成“特利斯当”而不是“愁斯丹”,而这个名字本有“愁郁”的意思在内。反之,“白兰仙”这一类译名,音虽近似,义与人也相配,但是原名没有似花如仙的含义。翻译之道,不是过于原文,就是不及。原作于译文白得一笔利息,如曹禺译莎士比亚悲剧《柔蜜欧与幽丽叶》,有意使读者望文生义,作者当欣然笑纳。

至于特利斯当与伊瑟的故事本身,据说爱情与死亡是文学的永恒主题,那么这对男女双双殉情,爱情加死亡,可谓双料主题了。罗密欧与朱丽叶、梁山伯与祝英台、特利斯当与伊瑟,普天下有情人当为他们一洒同情之泪。人过了浪漫、感伤的年龄,虽不敢以大丈夫自居,倒也不轻易湿眼眶酸鼻子,于文学作品当别有会心,赏鉴于牝牡骊黄之外,或直承寡情者或不贤者同识其小,亦无可。谈凡罗那情人的故事,可能对那场瘟疫更感兴趣;对化蝶的梁祝,倒愿意考证他们的籍贯履历。关于特利斯当与伊瑟的传奇,说不定更注意从中窥见凯尔特旧俗与中世纪的古风。书中屡屡提及马克王的寝宫,不但外间有勇士守卫,就是内室御榻之旁,也有人陪宿——不是娇媚的宫娥,而是起赴武夫。想起赵匡胤那句名言:“卧榻之侧,岂容他人鼾睡”,马克王真雅量矣。又,中世纪的骑士阶层乃至国王都不识字,立言命笔是教会的专职。特利斯当致国王,须由隐士代笔;国王获书后,须由祭司开读。

第三章《金发美人》,特利斯当前往爱尔兰寻找金发美人,爱尔兰国王为表示不计较他杀了妻弟莫豪敌的前仇,应伊瑟之请,吻了特利斯当的嘴唇。为象征和解、宽恕而接吻是欧洲中世纪的风俗,起源于原始基督教信徒之间互祝平安的“神圣之吻”。周作人译丹麦尼洛普博士的《接吻与其历史》(见《永日集》)举了几个法国的例子,未提爱尔兰国王给特利斯当的



吻。此风中世纪极为罕见,仅能找到两例。1563年法国天主教徒的首脑德·吉斯公爵被暗杀,他的寡妇遇见新教徒的领袖科利尼尼大将,后者立誓说他并未参与暗杀,于是双方接吻,互释前嫌。1792年法国大革命期间,立法议会内部斗争激烈,而普奥联军正向巴黎进逼。议员拉穆莱特在议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,呼吁大家忘记一切争执,团结对外。于是议员们立刻互相拥抱,交换和解的接吻。不过到了第二天,争执又复生起。

特利斯当与伊瑟不同于罗密欧与朱丽叶、梁山伯与祝英台。后两对是纯情的少男少女,前者当时有背封建伦常,在今天也是一种通奸关系。骑士对他崇拜的贵妇人本应发乎情而止乎礼,事实上精神恋爱更是“不可能的爱情”。骑士文学作者写到越礼行为时都有点心虚,总想为主人公找点辩解,“药酒”乃成为骑士传奇中常用的关目。第十二章《神判》,马克率群臣在两国交界处的荒原与亚瑟王相会。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中以湖上骑士郎世乐最有名、最骁勇,他与王后桂乃芬相爱。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一幅15世纪版画上,桂乃芬和郎世乐,与特利斯当和伊瑟一样,也在一条船上共饮药酒。英国作者马罗礼于15世纪写定的《亚瑟王传奇》中无此情节,但该书第十一卷写郎世乐被人敬了一杯酒药,顿觉春情荡漾,把握不住,遂把爱尔兰公主误作情人桂乃芬王后,与她同房,后来生下最纯洁的高朗翰骑士,完成取回圣杯的宏业。这里药酒又用来开脱郎世乐背弃桂乃芬的行为了。中国古代小说、院本乃至当代影视亦有一俗套:男方对女方有欲念而女方无意,男方便设法把女方灌醉或在酒里下麻药或安眠药,在女方无力反抗时得逞。欧洲古代的药酒当是被夸大了效用的媚药。中土非无此物,但在文学上未扮演重要角色:才子佳人定情,以诗以赋,以香罗帕、描金凤、玉蜻蜓。此物不祥,偶尔出现,必致人命,如《赵飞燕外传》中的汉成帝,又如清河县开生药铺的西门大官人。

## 202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呈现崭新气象



之后《尤利西斯》的第三个全译本。此外,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的《任溶溶译文集》也将于年内和读者见面。

曾获2004年“笔会/福克纳小说奖”的厄普代克短篇小说集《也将于1月面世》。该书收录了约翰·厄普代克写作生涯的大部分短篇小说,由作者本人亲自编辑整理,共103篇短篇,其中精品极多,如《A&P》《鹤鸟》《家》等都是美国各种文学作品集本中的必选篇目。哈佛大学教授杰伊·鲁宾的《村上春树和我》也在最近上市。该书记录了鲁宾和村上春树因书结缘的种种趣事,涉及两人的文学交往、文学观的交流、翻译技巧的探讨等等。

日本电报大师小津安二郎现存个人日记的集成之作《小津安二郎全日记》将于春节后推出。该书收集整理了小津导演拍电影期间多达32册、时间跨度从1933年至1963年的比较完整的日记,记录了他生活与艺术的真实侧影。这是华语世界首次翻译出版这位世界级导演的全日记。凭借小说《火花》摘得日本芥川文学奖的又吉直树的随笔集《东京百景》也将在今年推出。该书比照太宰治《东京八景》的题名,以100篇幽默且温情的短文串联

国从发现到扩散的新闻调查性故事,在以大量事实刻画人类的懦弱、绝望、自私和贪婪的同时,也以精彩的细节呈现了人类在死亡危机时的勇气、进取、无私和悲悯。《美国病》则是《纽约时报》医学记者直击和解析美国医保体制之痛的纪实作品。此外《美国噩梦》《好老师,坏老师:美国的公共教育改革》《肮脏的三十年代:沙尘暴中的美国人》等客观、理性讲述美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纪实力作,也将陆续推出。

傅高义的又一日本观察力作《日本还是第一吗?》将于本月与读者见面。这是傅高义在《日本第一》出版20年后完成的作品,在解答了多年来对“日本第一”这一提法的质疑的同时,反思并强调了日本的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治安、社会福利体系等,并横向与美国、中国等世界大国对比,提醒人们理性深入地看待日本从经济腾飞到失落的20年的变迁。书中透露出的“日本依然第一”的观点,恰恰是近年来为人所忽视的,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,值得关注和深思。此外,“译文纪实”系列将出版直击日本少子化问题核心的《不让生育的社会》等作品。

年内,译文社还计划出版《朴正熙时代》、《重塑法国:法国总统马克龙访谈录》和“排放门”:大众汽车丑闻》等关注韩国、法国、德国等国历史和当下热点的纪实作品。

## 用全球视野讲述中国故事

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19年启动了“国际组稿,全球发行”出版项目,积极践行“文化走出去”战略,先后出版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《中华复兴梦》(英文版)、“中国不简单”系列《趣闻中国史》《趣闻中国话》。2020年,译文社计划出版“红色经典”系列第一辑5部作品献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,包括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《中国之命运》《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》《明日中国》《人生大道:朱德传》的英文导读版。

2019年8月启动出版的“世界学术经典系列”105个品种将于今年全部出版完成。重新打造并加入《中国古代绘画故事》《中国古代建筑故事》的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系列”也将于年内与读者见面。



罗密欧与朱丽叶 [英]弗兰克·狄克西 作

